

道教宫观，是道士修道、祭

欽賜仰殿與東嶽信仰

神和舉行宗教活動之主要場所。是道教賴以承和長之载体。千余年来，世道更迭，宫观兴废，然道教思想绵延悠长，维系民族文化，凝聚民族感情，维护社会稳定，其功莫大焉。

宫观，原为宫和观之合称。

宫，古为房屋通称，后专指帝王之住所。观，古为宫门前之双阙，即城门两旁高楼可供眺望之处。《道

一个宗教人类学视角的考察

藏·道教史话》徐丁常云刘仲宇叶有贵著《古者王侯

上海市重点学科项目



欽賜仰殿與東嶽信仰

——
一个宗教人类学视角的考察

丁常云 刘仲宇 叶有贵 著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钦赐仰殿与东岳信仰:一个宗教人类学视角的考察/丁常云,刘仲宇,叶有贵著. —上海:上海辞书出版社,2003

ISBN 7-5326-1473-5

I. 钦... II. ①丁... ②刘... ③叶... III. 道教—研究—中国 IV. B95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24013 号

责任编辑 陆海龙

装帧设计 杨钟玮

钦赐仰殿与东岳信仰

——一个宗教人类学视角的考察

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、发行
上海辞书出版社

(上海陕西北路457号 邮政编码 200040)

上海市印刷十一厂印刷

开本 850 × 1168 1/32 印张 6 插页 3 字数 161 000

2004 年 2 月第 1 版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3 500

ISBN 7-5326-1473-5/B·45

定价: 15.00 元



新千年祈祷世界和平法会(2000年)



东岳殿内坛场布置



中秋斗会



钦赐仰殿
藏经楼和
仙居楼



东岳大帝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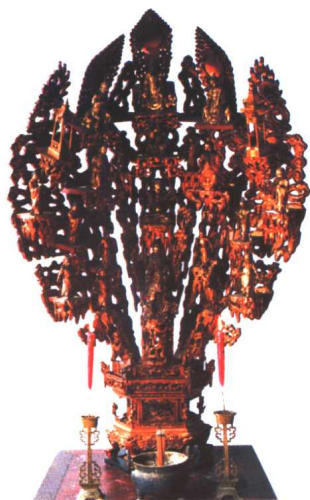
三清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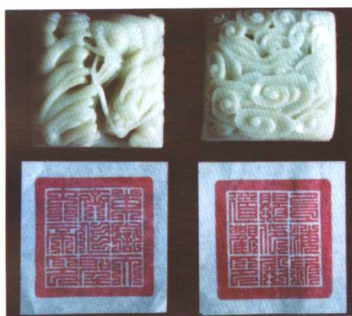
部分老道长



忏牌



灵山



东岳大帝印与钦赐仰殿道观
印（唐子农 篆）



道教法衣



“祈祷世界和
平”法会文榜



道观恢复开放二十年周年
纪念活动开幕典礼



川沙县道教协会成立大会
(1987年)



上海市委副
书记罗世谦
接见钦赐仰
殿道观丁常
云道长
(2003年)

序

东岳者，泰山也。道纳自上世纪50年代起，为中国道教协会事，来往京沪，每过泰安，远望泰山雄姿，苍翠巍峨，肃穆庄严，常为其帝王之气慨感慨万千。中国人崇敬泰山，中国人也自古崇拜泰山神灵。东岳大帝就是道教的泰山神明。

照例说，山岳之神应该属于地方神，只是东岳大帝除了护佑齐鲁、统领五岳外，又有“主世界人民官职、生死、贵贱等事”的职能。于是，对东岳大帝的崇拜就超越了地域，供奉东岳大帝的庙观也遍及神州。

上海的钦赐仰殿，又称东岳行宫，是上海地区供奉东岳大帝的主要道观。由于地处浦东，随着近十年来浦东的飞速发展，钦赐仰殿周围已是高楼林立，道路宽敞。但是钦赐仰殿仍然保持着斗拱飞檐，红墙黄瓦，钟磬交鸣，香火缭绕的道观本色，成为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传统文化根基的标志，也成为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贯彻落实的象征，俨然已成为浦东新区的一道风景线。

“饮水思源”，20年前，为恢复开放钦赐仰殿筹划呼吁，道纳和浦东道友踏进庙门时，钦赐仰殿是门窗零落，破墙剥落，油桶破车，随地堆放。经过道友们的努力和信众的支持，特别是张公文希（大昶）道长的昼夜操持，钦赐仰殿才得以有今日辉煌之庙貌，传承于青年道长们继续宏道扬德。

泰山威严，雄峙千年。东岳信仰，绵延久远。中国的道教仍将对于中国人的信仰生活，对于中华民族的复兴，对于中国的崛起作出自己的贡献。

是为序。

中国道教协会顾问

上海市道教协会名誉会长 陈莲笙

2004年元月 米寿之年

于上海

序

道教宫观，是道士修道、祭神和举行宗教活动之重要场所，亦是道教文化赖以传承和发展之重要载体。道教宫观的创立，使道教文化和信仰思想普传神州，深入人心。千余年来，世道更迭，宫观兴废，然道教思想绵延悠长，维系民族文化，凝聚民族感情，维护社会稳定，其功莫大焉。

宫观，原为宫和观之合称。宫，古为房屋通称，后专指帝王之住所。观，古为宫门前之双阙，即城门两旁高楼可供眺望之处。《道藏·道书援神契》称：“古者王侯之居皆为宫，城门两旁谓之观”。《太上混元老子史略》称：“古人以高台为观，可观瞻四方”。《列子》又称：“岱与山上有台观，皆金玉、仙圣飞相来往”。故“观”又被视为恭迎天神之处。宫观之连称则始于《史记·秦始皇本记》：“咸阳之旁二百里内，宫观二百七十”。此时，宫观仍指供帝王游憩之离宫别馆。道教最早之宫观，传为陕西周至之楼观，周关令尹喜曾在此观星望气，后迎老子于楼观，讲授《道德五千言》，于是后人将迎奉神仙之所皆名曰“观”。《终南山说经台历代真仙碑记》引《楼观本起传》曰：“楼观者，昔周康王大夫关令尹之故宅也。以结草为楼，观星望气，因以名楼观。此宫观所自始也；问道授经，此大教所由兴也”。汉武帝好神仙，为求长生而建观，使宫观开始成为祭祀之所。

道教自东汉正式创立之时，就开始形成了道士修道、祀神之所。早期道教正一盟威道和太平道皆有原始宫观之称谓。正一盟威道多称“静室”、“靖舍”、“草屋”、“治”等，当时之“静室”为道士修道之所，又作病者思过修善之地；“靖舍”和“草屋”属简陋修道之所；“治”为正一盟威道祀神祭祖之地，亦为管理教民之机构。太平道则以“方”为单位组织教徒，并以此为活动场所。晋以后，道教宫观之称谓多数仍保持早期道教传统，但也出现了“庐”、“馆”之称。唐代道教因得帝王之扶持，宫观得以迅速发展，李唐王朝尊老子为皇室宗祖，令在各地建“宫”以兴道教。唐宋以

后，道教宫观正式定型，并延续至今。

伴随着宫观的兴建与发展，道教文化和信仰思想亦得以延续与传承。宫观文化是以宫观为载体，以信仰社群为传播对象的一种宗教文化。从文化角度来说，它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，从宫观建筑及其道教活动来说，它又是一种社会实体。因此，宫观文化既具有表象文化现象，又具有丰富的内在文化内涵，它融高雅、通俗和信仰于一体。所谓表象文化，主要包括建筑、雕塑、美术、音乐等。内在文化，是指道教神仙信仰所产生的社会功能和社会作用，神仙体系属信仰范畴，它包含着道教奉神的原则，又具有一定的劝善功能。其次，道教宫观中神仙信仰在一定程度上又构成了宗教伦理道德体系，在思想道德建设上具有一定教化功能。

钦赐仰殿，又名东岳行宫，是上海乃至全国著名的道教宫观，具有悠久的历史，清代曾为申江十大胜景之一，20世纪80年代初重新修复，千年古观，再现生机。今日之道观，殿堂宏敞，楼阁崔巍，香火鼎盛，实赖张公文希道长的辛劳，靠道观全体教职员工的努力，广大道教信徒的支持。余于新世纪开局之年，受市道协委派，来观主持工作，面对新形势、新任务，自当认真学习，努力工作，在前辈道长工作的基础上，不断开拓创新。特别是随着浦东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，对道观各项工作都提出了新的、更高要求。我们不仅要进一步规划、修建好道观，管理好道观，而且还要进一步研究、弘扬道观文化，服务当代社会。未来的钦赐仰殿道观，应该是融“宗教、旅游、文化”为一体的现代化道教宫观，是浦东新区重要的宗教胜地和旅游景点。我们将为之努力，为之奋斗。

宫观文化，是道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弘扬道教文化，是我们每一位道教徒的责任。本书以钦赐仰殿与东岳信仰为基本立足点，从宗教人类社会学的角度出发，深入揭示东岳信仰的历史演变过程、社会影响及其文化内涵。因此，本书不仅仅只是一所道观历史的介绍，它是以一所道观的历史现象和一位神灵之信仰内涵为视角，透过他们，可以更多、更广和更深深地了解道教宫观文化，特别是了解深深扎根于民众社会生活中的道教。

从这种意义上说，这是一本让读者了解道教宫观文化及其信仰思想的读本，也是向社会展示道教宫观文化的一本通俗读物。我们也希望它能起到这方面的作用，为广大读者所喜爱。

本书是钦赐仰殿道观文化研究的初步成果，也是道教宫观文化研究的一种新的尝试，不足之处，在所难免，敬请广大读者指正！本书的出版，得到上海辞书出版社于鹏彬、陆海龙、谢新发三位先生的热情帮助和支持，中国道教协会顾问、上海市道教协会名誉会长陈莲笙道长欣然为本书作序，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！

丁常云

2004年1月于上海

绪言

刘仲宇

《钦赐仰殿与东岳信仰》一书，是以钦赐仰殿道观为中心对象的研究成果，被列入上海市重点学科项目。我们的初衷，是通过对一个具体的道观的研究，展示当代道教面貌的某些侧面，透视其中包含着的若干文化的特性。这个任务是否完成得好，要请读者和行家来评论。这里仅想对我们的思路作一个简单的说明。

在我们看来，宗教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，具体的宗教现象总是与人们生活的环境联系在一起的。在某种程度上，宗教展示出来的是人的生活样式。道教在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背景下产生，又融合进中国文化、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生活之中，特别对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方式，有着重要的影响。它表现了中国文化的共同特征，又呈现出自己的特殊性。现实的道教只有放在中国文化史的大背景中才能理解，而对道教深入理解之后，才能对中国文化（包括传统文化，也包括现时代的文化）有全面的了解。多年来，我就是本着这样一种考量，参与到道教、道教文化的研究之中。因为以这样的眼光看道教，在研究方法上，就会较多地使用宗教社会学和宗教人类学的理念与研究模式，尽管在以往的著作中，我很少对自己使用的方法作出单独的说明，有时为了突出研究的主题，还尽可能地将理论、方法背景化，极少让它们走到分析和描述的前台。只有这本书，明确标明是从宗教人类学视野的考察。

作为一种文化现象，道教的存在，总是与民众的需要联结在一起的。没有需要的东西，就不可能长期存在于社会上；以前有过需求而现在已经无人问津的东西，不可能存在到今天。这种需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特定的内涵，然而若是像道教这样有着一千九百多年历史

的宗教，穿越了不同的时代，现在仍然处于复兴之中，那么它一定是满足了各个时代的民众某些共同的需要。人的宗教需要是怎么形成的，有许多理论可以探讨，现在还探讨得很少，人们对此也有不同的认识。然而有一点是肯定的，这种需要必定是从人们的生活之中引发出来的，特别是精神生活中引发出来的。有了宗教需要，便会有人出来创立宗教，也会有人追随创立者，信仰其创立的宗教。所信仰所追随的对象失落了，信仰者就会觉得不踏实，久之便会在情感上、心理上产生失落感，甚至沉入深深的痛苦，正常的生活因此而被打破。在我们所叙述的钦赐仰殿中，可以相当清楚地看到这一点。当着“文化大革命”中断了该处的宗教活动后，信徒们的内心却并未泯灭对道教的信仰（在许多农村的信徒中，则将之具体化为所奉事的某一神灵或神灵群体），只是暗暗地将之潜藏在心底，一旦改革开放的春风拂来，钦赐仰殿重新开放，信徒便重新聚拢在一起，而且与日俱增。这使他们的宗教需要得以表达，得以满足。而当生活一旦发生某些挫折或困惑，他们又会感受到宗教的需要，希望在宫观中得到满足，得到抚慰。因此，宗教是这些信众生活方式的一部分，是他们生存的精神支撑，——即使不是唯一的支撑，也是最重要的支撑之一。从信众的生存样式，进到他们的宗教需要，再从其宗教需要，理解其宗教实践，是我们这本书观察钦赐仰殿及相关的道教文化的基本的视角。

作为中国传统宗教的道教，内部存在着多种派别，每一派别又都有着众多的宫观。目前在中国道教协会登记的已恢复开放的宫观，有三千余。历史上存在，现在陆续修复并准备开放的，以及还没有条件开放的，恐怕大大多于此数。道教是一个整体，有着共同的信仰，也有共同的活动方式。因此，从总体上研究道教，抽取其共性，当然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。然而道教的整体特征一定会通过单一的道观得到表现；而单一的道观，作为感性的存在，一定会比我们抽取的整体特征更丰富，更生动。我们这本书主要的研究对象是一个具体的宫观，从中看到的则是道教在特定时空中的具体的存在方式。当然作为单一宫观的研究，也有其局限性。因

为它的范围毕竟是有限的。而且由于道教在信仰主神前提下，又有着多神信仰的特点，其宫观所供奉的神灵，并不能完全覆盖其神谱的全貌。所以仅仅从一个宫观中，无法全面的推导出道教宫观的全貌，更遑论整个道教的全貌。本书的目标并不在于此，而是想通过一个具体的宫观，表达道教、道教文化存在的现实性和丰富性，然后从中透视一点儿道教的整体特征。

假如我们放眼世界文化或人类文化的整体看问题，那么这本书中所讨论的问题的特殊性便更为明显。人类的宗教现象，有许多相通之处，尤其是古代自发的原始宗教中，相同的地方更多。比如在生活于高山之中或周围的民众，都有对山岳的崇拜。古希腊、古印度、古代犹太人，都有类似的情况。中国境内崇山峻岭分布于全国，古代人产生对山岳的神秘感、畏惧感和崇敬感，十分自然。我们所讨论的东岳信仰，正是在山岳崇拜的基础上发生的。古代中国人崇山，表现不止一处。最早的神话典籍《山海经》便是以山为经纬。中国人又很早就将死亡后的归宿，与山联系起来。汉代匈奴人相信人死之后归赤山，汉族人则相信死后归泰山，而江西龙虎山、长江书箱峡等地存在了几千年的悬棺葬，似乎也透出些信息，人们很早便将身后的归宿与山岳捆绑在一起。然而，只有对于泰山的崇拜与死亡之后的联系最为牢固，得到最为广泛的认同。这在世界上恐怕相当独特。在中国发生的泰山崇拜，从山区传播到上海浦东这样的海隅平原时，又会产生一些与原发地不同的特点。从宗教人类学的角度看，这种特殊性，与普遍性一起，都应得到关注，而且对特殊的东西，应当倾注更大的精力加以研究。我们在本书中，就尽量将东岳信仰的特殊性与人类相似文化现象联系起来考察，而将考察以钦赐仰殿为载体的东岳崇拜的特点作为重点。

要想将上面谈到的特殊与普遍结合起来探讨，在研究手段上就必须将文献考察和实证调查结合起来。书中大量的照片和第一手资料就是实地调查的结果，对其中一些内容，我们尽可能地从道教文献中寻找其依据，以及其演变的脉络。例如钦赐仰殿道观目前仍在为信众提供的宗教服务中，仪式占据重要地位。对于这些仪式的来历和内涵，我们就花了许多功夫去

10

查证分析,包括查阅《道藏》等典籍中的科仪书籍,也包括向老法师请教。道教是古老的宗教,也是十分注意保持自己传统的宗教。它的一些仪式,迄今为止还保留着几百年甚至一千数百年的内容和形式。要想理解它们,没有深入的文献考察是不可能的。同时,它的仪式,又是变异的。这种变异,可以表现为内容的更新和结构的改变,也可以表现在同一内容和结构之中,在当代的法师头脑里产生与他们的先辈不完全相同的理解,或者在实际的操作中突出其中某些部分。因此,文献的考证与对当代法师的访谈,应当有机地结合起来。在这方面本书自知还不尽如人意,却是努力做着这样的尝试。

这种实证研究与文献相结合的方法,其着眼点显然是活的、现在仍存在于民众生活中的道教。道教存在了一千九百年,对它的研究可以取历史的眼光。本书则以现实的情形作为主要着眼点,而将历史当成说明现实的缘由之一,考察现实的、表现在一处道观中的道教文化是怎样发生,怎样传承的。而重点则是想描绘出现实的情景。这种情景,既包括直接的表现,它的建筑,它的像设,它的人员和人员的活动;同时也包括其中所积淀的历史文化内涵。因此,它又离不开历史的,有时也有理论的说明。这样,历史便在现实中得到重现。

活着的道教和道教文化,是立体的多维的。它不单单是一种意识形态,是一种信仰的体系,还是一种在社会结构中仍起着作用、在社会的再分配中取得经济来源的实实在在的存在物。就其内部说,还有特定的管理制度、仪式,以及对此的独特解释系统,也就是教义学理系统,等等。我们想通过一个具体的道观,将这种活生生的具体的立体性表达出来。限于我们的水平,也许表达得不全面,不深刻,但却力求那样去做。所以,我们不是一般地讲述钦赐仰殿的历史,平面地介绍其现状,而是从其历史、信仰的基本观念、仪式和目前的面貌等方面加以描述,其中还涉及到在这一宫观里表现得特别清晰的民间风俗。

我们在书中所讨论的道教,是我们研究的客体。书中表现的作为客体

的道教，不是作者价值评判的对象，而首先是描述的对象。至于我们常常提起宫观中的某些活动满足了信众的需要，或者谈起它有很好的发展前景，那只是一种对其功能与走向的客观的描述，并不表明我们个人对这种功能与趋势的“好”与“不好”、“是”与“非”之类的评判。在书的作者中，有钦赐仰殿的道长，也有教外的学者，我们合作的基础在于，在信仰上相互尊重，而在学术上则尽可能地站在价值中立的位置上，客观地看待这里的考察对象。

中国大陆的道教研究，起步较晚，其中又遭遇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浩劫，一度完全停顿。然而从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，道教研究的势头，便如当前的国运，日见其昌盛。二十多年来，道教研究的成果之大，有目共睹。不过，相对来说，大陆学者的研究，实证的方法运用太少。本书的研究，或可补补缺。至于其成果能否差强人意，却是要请读者来评论的。

2003年12月草于建德花园寓所

